

◆ 安庆旧影

寂寥莲荷(上)

王子龙

风从长江上，从大南门，向前，向上，顺着狭长的任家坡，在一座府屋建筑群前旋转。

这里是盛唐山坡的顶部，面临波涛滚滚的长江。古城时期，站在这里，揽江入怀，观大江东去，为侯为将者，为人为文者，徒生多少豪迈气概。内军械所、探花第、陈独秀故居依然静静地矗立在这里，像史书的一页，唤醒着城市记忆。

在现代高楼包围中，掩映着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。

这是一处府邸，毋宁说是民宅建筑群，坐北朝南，面江而视。四进的进深，有正殿、后殿，两侧有偏殿，围以住宅、更楼、花园等附属建筑。东殿有四幅大型壁画“飞凤舞狮”“瓜瓞绵绵”“飞凤奔马”“暗八仙”。这是太平天国英王府的遗存，原占地面积一万多平米，现有建筑面积三千多平米。曾国藩奉旨攻打太平军，屡败屡战，危机重重，几不欲生。转机出于安庆一战。1861年，曾国藩率湘军攻克安庆，英王陈玉成败北，继而天京失守。这里又成为曾国藩督帅行署。曾氏一度功高盖主。在这里，他被赏加兵部尚书、实授两江总督、赏加太子少保衔、太子太保衔，赐封一等毅勇侯，官至极品。在这里，位高权重的他保举李鸿章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彭玉麟为巡抚。

大南门排队买牛肉包子的安庆老百姓，有几人知道，1860年曾国藩和陈玉成在这里布局对垒，硝烟弥漫中，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走入历史，改写着历史，也造就了封建时期一代名臣。湘军攻克太平军，杀戮万人，其间不乏安庆老百姓。毁誉不一、功过何论，在风雨如晦的朝代，在清廷的天空中，曾国藩给摇摇欲坠的帝国带来几缕星光。

在安庆，不仅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声名大噪，曾国藩还蒙受安庆丰厚文化的滋养。作为

文人，他服膺桐城派三祖之姚鼐，私淑姚鼐，推崇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之论。论年龄，姚鼐是曾国藩爷爷辈。曾氏捧读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，追寻师祖，得其仿佛。他认为文章以“义理”为先，重考据、重辞章皆可，都能阐发经义，弘扬圣人之道，而明晓“义理”必须贯通经史，并出之以“经(国)济(民)”之用。曾国藩把文章之学作为修身、教化、平理天下的核心门径，做到了道统与文统的统一。由此曾国藩创立了湘乡桐城文派。有安庆文化的浸润，在治国、治军、治家上，曾国藩把桐城派文化运用自如，发挥到极致。曾国藩还提出向西方学习，力倡洋务运动，徐图自强，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，研发出第一台蒸汽机、第一艘机动船“黄鹄号”，生产枪炮弹药，开启中国近代工业之先河。这种“经济”式思维、开放式视野，绝非一介书生所能及。

姚鼐曾经担任山长的安庆敬敷书院，是清代安徽省最大、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官办书院，为国立安徽大学前身。之后又移建到今天安庆师范大学菱湖校区内。

敬敷书院尚有遗存五千多平方米，设有门坊长廊，考棚六栋，每栋面阔六间，抬梁式结构，硬山式山墙，青砖灰瓦，木格窗棂，前后庑廊。现保存有清光绪二十三年的考棚正梁、考卷、姚鼐的著作等。东南隅小庭院内，亭台桥榭，古树参天，花台草坪，清幽雅致。

从清初到清末，在书院两百余年的办学中，桐城派“三祖”中的刘大槐和姚鼐等诸多著名学者担任过山长或主讲。严复、徐锡麟、光明甫、王星拱、刘文典等曾在此担任校长；郁达夫、苏雪林、朱湘、苏曼殊、姚永朴、陈望道等曾在此传道授业。

“山长”，我以为有山长水阔、山高水长之寓意。这些大师学识渊博，德高望重。他们秉承“以恭敬之心去布施”的“敬敷”精神，文以化人，文化育人。

敬敷书院位于安庆菱湖畔。菱湖公园是安徽省第一个城市公园。菱湖尚在，荷叶荷花葱葱茏茏。想当年，姚鼐、曾国藩曾在湖边漫步，宽阔碧绿的荷叶、风姿绰约的荷花、幽雅风韵的清香，如同桐城派文化，让一代代俊杰衣袖添香。

曾国藩深受姚鼐等桐城派人物的影响，同时也以“敬敷”之心传承和推动桐城派文化的中兴。在安庆，曾国藩拨

款移建敬敷书院于孝肃路之西。1865年，曾国藩府上引进了一位进士桐城人吴汝纶。曾国藩日记中写道，这个才二十六岁的科进士古文、经文、时文都卓然不群，是个异材。后来的曾氏奏疏大多经由吴汝纶草拟。敬敷书院之后改为安徽高等学堂，吴汝纶给曾在这里任校长的严复译著《天演论》进行文字把关并作序。曾国藩情不自禁地褒举吴汝纶，吴汝纶在为文、为官上得到曾氏厚植。由于曾国藩的推举，也因号称“曾门四弟子”的吴汝纶、张裕钊、黎庶昌、薛福成等人的精进和成就，桐城派焕发出最后的光芒。吴汝纶做深州、冀州州长十年，背后都有曾国藩的影子。赴保定就任直隶总督后，曾国藩常常带着吴汝纶一起议事为政。与师傅不同的是，吴汝纶看透了清庭的腐朽，“非废科举，重学校，人才不兴。”他坚决辞官，不做州长做院长，接任张裕钊去干了莲池书院山长，一干就是十四年。

同在保定的莲池书院，各地学子纷纷前来求学问教，日本的中岛截之、野田多内等人也远涉重洋，前往保定拜师受业。姚永概这样记述：“西国名士，日本儒者，每过保定，必谒吴先生，进有所叩，退无不欣然推服。”吴汝纶在书院首创东、西两学堂，聘英国、日本教师授课，引导学生学习欧美、日本等国的先进科学知识。“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，非请停科举，则学校难成。”“今方开倡西学，必以算学为开宗明义第一章。”“学堂之中，增加西学课程，西学除博物、理化、算术、政治、法律以外，则矿山、铁道、税关、邮政数事为最急，海陆军法、炮工、船厂次之。”

莲池书院内，以莲花池为中心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叠山竖石，花木扶疏。现有碑刻约二百六十方，康熙、乾隆等清帝御书碑刻三十多方。乾隆曾七次到莲池，写下歌咏莲池的诗歌有五十多首。直隶总督桐城人方观承对莲池进行大规模改建，建成春午坡、万卷楼、篇留洞等十二景。莲池只有几亩，莲花年年开放，于是有了“古莲花池”美名。莲池书院曾经成为清朝最大书院。乾隆在莲池书院召见直隶总督。方观承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裕钊、吴汝纶，这些桐城派文人和官员，在古莲花池畔行走，呼吸荷花荷叶之清香。“林泉幽邃，云物苍然，于士子读书为宜”，这里真是一方清静之地。



乡村大鼓书 李登求 摄

◆ 微观安庆

风雨“老穿枋”

曹金如

螺山，位于“花山”之东麓，破罡湖之北岸。螺山又称螺蛳山。螺蛳山三面环水，汭路纵横交错。初冬时节，我们来到螺山黄埂。但见群山拱列，绿水环绕，风景幽秀，然最扎眼的还是那幢“老穿枋”。北风摇曳中的“老穿枋”，黑瓦黄墙，屋面斑驳，在婆娑光影中显得十分沧桑，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。

“老穿枋”为“八进十开”，有天井照壁。当年活跃在花山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和游击队曾以此秘密驻点，凭借这一带独特的地形地势巧妙与敌人周旋，从而取得一个个胜利。

1943年3月，中共皖江区党委和沿江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桐怀潜县委。是月底，县委机关便由桐城黄甲铺迁至花山。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，螺山区委、广济圩区委、大龙山区委便相继成立。同年9月，桐怀潜县委改为桐怀潜中心县委。而身为县委委员的齐平、张伟群、陈怀民以及新成立的桐怀潜工委书记黄瑛、组织部长陈怀民、宣传部长姚奎甲等都常秘密隐驻这里议事。其间，中心县委紧紧依托花山游击根据地，扩大游击区，打通并保持与新四军五师与七师的交通联系。1944年3月开始，不到七个月，日伪军曾三次对花山根据地进行“扫荡”。7月的一天，日伪军约4000多人分3路进犯花山。时任宣传部长张伟群，一方面坚守指挥，一方面把敌人引向枞阳方向。为了不让敌人生擒，张伟群试图饮弹身亡。恰在这时，一个名叫王传圣的小伙子担着两桶水走到张伟群跟前大声“骂”开了：“好吃懒做的家伙，还不快挑水去！”就这样巧妙地把张伟群推进门前的蒿草窠里。当一小股日军走进屋子时，见没有新四军的踪影只好仓惶离去。之后，王传圣又从家里拿来两条板凳（两条板凳解放后陈列在安徽省博物馆），让躲进蒿草窠里的张伟群坐在板凳上，以免蚂蝗叮咬。张伟群见这里不安全，便又连夜由王传圣护送至桐城练潭。

历任桐怀边区区委书记的张伟群，在桐怀边区政府建立边区税务局，并在花山、宣店、梅林、龙桂、连城设立分所，对往来行商收税。9月10日，花山船业工会在边区政府组织下正式成立，其主要任务是控制从花山到螺山、罗塘的水路交通，由此为后来的渡江战役备份了物资，积累了水上操作经验，像已故的龙道毛、龙先、王毕发、刘之干等，当年都是渡江的勇士。

